

阅见世界

季羡林先生为学堂庑之大，若求例证，可举《糖史》。近期，《糖史》单行本(见右图，资料图片)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精校面世，这样我们就有了近窥究竟，乃至试述心得的机会。

(一)

糖之为物，寻常不过。为什么季先生会不避年近，费尽心血，选择它来写一部长达80万字的历史呢？这里问的，就是《糖史》写作的缘起了。

事情的开始似乎有些偶然，尽管深想起来，自也有其必然在。季先生很早就注意到欧洲众多语言中与糖有关的字皆源于梵字 sarkara 和 khandaka，于是便逐渐产生了一种猜测：西方或许原本无糖，而那里最初的糖，很可能来自印度。后来，一张敦煌残卷辗转落入他的手中。残卷是20世纪初伯希和从敦煌带走的，数十年辗转于众多中外学者之手，却始始终难以读通。理解残卷的主要障碍在于，不知卷中“熬割令”一词是何所指。苦思之后，季先生揭破了它的意义，指出它正是印度梵字 sarkara 的汉语音译。症结由此化除，残卷随之通解无碍，而卷中所录，原来是一份蔗糖制作的说明书。

残卷的解读，使季先生进一步看到了以糖为载体的物质文化传播。数十年来，季先生专注于世界尤其是中印古代文化研究，对于不同文化间的互动和影响始终保持敏锐的感受，如今发现糖这种看起来似乎微不足道的东西背后，竟会“隐藏着”一部十分复杂的，十分具体生动的文化交流的历史”，季先生对它的兴趣，自然也就浓厚起来。以后，随着眼界的扩大，他的“兴致更高”，遂于“怦然心动”之余，发愿考究糖史，并最终完成了我们看到的这部巨著。这或者就是注定，就是上面所说的必然吧。

《糖史》的撰写经历了漫长的过程，从1981年第一篇论文发表，到1998年第二卷“国际编”出版，前后达17年。17年间，季先生做了门类不同的研究工作，但《糖史》的写作却是念兹在兹，未曾释怀，其中1993年和1994年更是完全用于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内查阅典籍、收集资料，除周日外，“风雨无阻，寒暑不辍”。

季先生为写《糖史》而选来使用的，除一切近人的相关论著外，还有中国古代的正史、杂史、辞书、类书、科技书、农书、炼糖专著、本草和医书、包括僧传和音义在内的佛典、敦煌卷子、诗文集、方志、笔记、报纸、中外游记、地理著作、私人日记、各种杂著、外国药典、古代语文(梵文、巴利文、吐火罗文)以及英、德等语的西文文献。古今典籍中凡他认为可资利用的，务必千方百计找来读过，穷搜极讨，而后心安。

用季先生自己的话说，《糖史》就



《糖史》读后

葛维钧

是用“最原始，最笨拙，但又非此不可的办法：把想查阅的书，不管多厚多重，一页一页地，一行一行地搜索”。在巨量的图书中爬罗剔抉，“简直像是大海捞针，苦不堪言”。这是一个漫长而又充满艰辛的踏勘过程，甚至还是一个跌宕起伏的情感历程。经他翻阅的图书，总计不下几十万页，每有所得，“便欣喜如获至宝”。而徒费半日，了无所获，当然同样可能。但遇此时，也就只好“茫然，嗒然，拖着沉重的老腿，走回家来”。若问季先生的治学道路，此番景象，就是写照。

(二)

为了了解季先生研究问题的具体方法，我们不妨把他最为重视的题目之一——白糖研究当作标本，围绕它做一番切近的观察，看看他对于其中涉及的中印文化交流问题是怎样取材，怎样分析，又是怎样总结的。

在这个例子中，季先生首先为我们列举了印度古代重要典籍《妙闻本集》(公元4世纪以前)中5种纯度不等的糖的梵名，其中最精的 sarkara 已较洁白。公元16世纪，另一部医书《有光》(Bhavaprakasa)中糖名多了两种：puspasita 和 sitopala。这里的 sita 及其音变形式 sito 都是“白”的意思，表明这两种糖的质量提高了，十分白净。另据印度学者拉伊·巴哈杜尔(Rai Bahadur)的说法，puspasita 在孟加拉地区又称 padma-cini 和 phul-cini。cini 意即中国。至此，印度的白糖就同中国发生了联系，有了产品或者技术来

自中国的可能。回看中国，关于公元4世纪至16世纪的制糖情况，季先生认为有两件事情值得注意：

第一件，是印度先进的制糖技术在唐代传入了中国。季先生根据《新唐书》《唐会要》《册府元龟》以及王均《糖霜谱》等书的记载告诉我们，唐太宗曾经遣使往印度摩揭陀国“取熬糖法”。以后不久，中国自产的糖便色味俱有提高。此外，季先生还举出王均《糖霜谱》所载邹和尚的传说，作为印度当时拥有先进制糖技术的旁证。传说称，唐代宗大历年间，四川遂宁山上住着一位称作邹和尚的僧人。某日，邹和尚的骡子下山毁坏了当地人的蔗田，作为赔偿，邹和尚把如何制造好糖的方法教给了田主。不久，这个人便凭借借糖获得10倍之利。明代《天工开物》亦载其说，称邹和尚为“西僧”。根据这一记载，季先生认为邹和尚无疑来自印度。这样看来，在唐代，不仅中国曾经派人到印度学习制糖，同时也有印度人把先进的制糖技术带到了中国。

第二件，是中国的制糖技术在唐以后的数百年间取得了长足进步。季先生给出的证据，是有一种制作优质白糖的方法在《阅书南产志》《物理小识》《竹屿山房杂部》《天工开物》等明代典籍中频繁提及，称“黄泥水淋”法。这是一种脱色技术，能使糖品的颜值显著改观，以至“洁白异常”。季先生认为，黄泥脱色法“是中国人的又一个伟大的科技贡献”，它的发明和改进，为明代以前已能大规模制造白糖

提供了技术依据。经过一系列论证，季先生断定，“中国制造白糖的技术，于公元13世纪后半叶传入印度，而传入的地点是孟加拉”。

一种生产技术如何在不同国家间往来传播、获得提高，前面所谈的，就是季先生为我们举出的实例。季先生用这样的实例向我们证明了他的信念：人类的不同文化之间是需要而且能够互相借鉴、互相学习的。无论近在邻邦，还是远在殊俗，只要有了这样的交流，人们的生活就会获得改善。

季先生以他毕生的努力，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学术遗产，其中篇幅最大的《糖史》应属最为珍贵的典型。表现在《糖史》撰述上的治学精神对我们的影响无疑是多方面的，而其中最突出、最有启发意义的，是他异于常人的勤奋和坚忍。因此，读先生的著作，我们不仅可以享受他优雅流泻的文字，咀嚼文字揭示的道理，而切切不可忘记的，更是藏在它们背后的劳苦和艰辛。季先生的学问，自非人人都能明晓，但是他对待学问的态度，却是我们常人能够了解、能够学习的。季先生天资卓异，且命运大体平坦，往往不乏机遇。尽管如此，他仍然毫不犹豫地把他的事交给给勤奋。唯勤若坚韧者可得天酬，正是季先生以他不倦的学术实践向我们启示的人生道理。

(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。为方便印刷，本文所引梵文的书写方式均未加变音符号)

编辑手记

一粒糖里的文明观

阅读并编辑《糖史》读后》，是一个不断感动和省悟的过程。皇皇80万字《糖史》，最初源于敦煌残卷上令人费解的“熬割令”一词。自此，季羡林先生十七年如一日，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辨认文明交流的线索，将彼此割裂的史料重新联系、审慎推演、合理存疑，不急于达成结论，不做作惊人语，用沉甸甸的《糖史》示以治学正道。

《糖史》以东方视角书写世界文明，在“全球史”已成显学的语境下回望，开风气之先。它的动人之处，在于始终秉持着温厚深邃的文明观。季先生从书斋望向世界，由一粒糖写人类的共同命运：“人类总是互相支持，互相帮助，互相提携，互相依存的，谁离谁也不行。”“人类应当和睦相处，共同携手进入那一个有朝一日必然会到来的祥和如意的大同之域。”当世界再次出现封闭、对立与“脱钩”倾向时，翻开《糖史》，我们更能读懂一位读书人“以天下为己任”的拳拳之心。



奥廖尔，当文学成为地理

金美玲

旅人心语

从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向南300余公里，奥卡河与其支流奥尔利克河在此交汇。1566年，沙皇伊凡四世下令在两河之滨筑起要塞保卫南部边境，是为奥廖尔建城之始。如今，要塞已化作城市的骨骼，河流则成了它的血脉。奥廖尔的本义为“鹰”或“雕”，源于建城时的传说。这片河水环绕、林野相映的灵秀之地，也无愧于它的名字——从19世纪至今，一只只“文学之鹰”从这里振翅高飞，在世界文学的天空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。这座人口仅30万的小城，虽没有莫斯科的繁华，也没有圣彼得堡的恢宏，却以一种近乎固执的宁静，守护着俄罗斯深沉的文学记忆。

在奥廖尔，文学不是橱窗里的标本，而是渗入日常呼吸的空气。在此漫步，总能邂逅以著名文学家命名的街道、剧院、学校、博物馆……奥廖尔的一方水土养育了屠格涅夫、列斯科夫、安德烈耶夫、巴赫金等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作家与文论家。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布宁也曾在此投身创作，成为奥廖尔文学版图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屠格涅夫是奥廖尔最响亮的文化名片。如今，在屠格涅夫街与萨蒂科夫-谢德林街交汇处的一座建筑外墙上，嵌有一块纪念牌匾，铭刻着作家于俄历1818年10月28日在此降生的往事。1918年，值作家诞辰100周年之际，国立屠格涅夫文学博物馆在奥廖尔开馆。在这栋浅黄色的古老建筑里，陈列着作家的珍贵遗物、藏书、肖像画及生活用品。这里保存的不只是一位作家的遗物，更是一座城市对自身文化基因的确认。

另一处与屠格涅夫相关的文学地标，是坐落于奥尔利克河畔的“贵族之家”街心花园——其名取自作家的同名小说。屠格涅夫用文学种下的树，至今仍在风中低语：花园长椅上拉夫列茨基的倾诉，河畔屋舍里是丽莎最后的徘徊，而修道院的钟声，替这段无疾而终的

爱情画上了休止符。

列宁街是这座城市的主步行街，当地人常戏称它为“奥廖尔的阿尔巴特街”，以媲美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著名历史步行街阿尔巴特街。这条街在奥廖尔的历史可追溯至18世纪末。它曾数易其名，始终吸引贵族纷至沓来，商贾们也随之而至。街道两侧的建筑留存至今，古典主义的余韵与巴洛克的精致交织其间，每一块砖石都沉淀着岁月的重量。这条街的19号楼曾是“约旦旅馆”，屠格涅夫在此下榻；同一栋楼里还设有《奥廖尔导报》编辑部的图书馆，布宁亦常光顾。

“年轻”的巴赫金博物馆坐落在一片安静的街区。这座成立于2005年的博物馆纪念着那位深刻影响了20世纪文艺理论的学者。馆内的陈列不以宏大取胜，以思想密度见长。巴赫金的对话理论、狂欢化诗学，这些曾在学术殿堂引起震动的概念，在这里回归到一座小城的日常语境。巴赫金认为，语言的本质不是孤立的独白，而是双向或多向的对话。意义并非由单一主体赋予，而是在不同声音的互动、回应、争辩中生成。奥廖尔正是这样一个无数声音仍在交谈的现场——河岸边的闲聊、长椅上的阅读、剧院门口的寒暄构成了这座城市独特的人文气质。

文学之于奥廖尔，从来不是少数人的事业，而是整座城市共同的精神底色。这座曾经获得“第一礼炮城市”和“军事荣耀城市”勋章的城市于2021年被授予“俄罗斯文学之都”称号。这不是偶然的恩赐，而是对数百年文化积淀的正式确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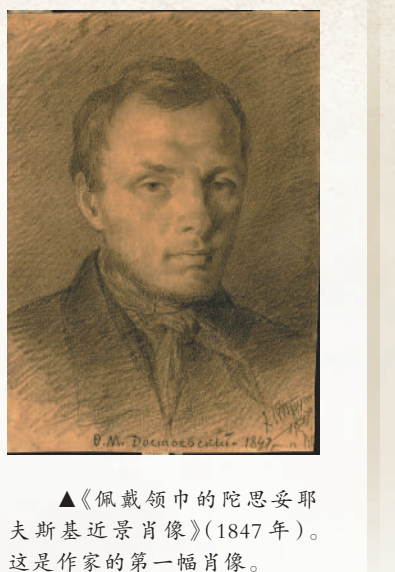
看着奥尔利克河缓缓流过，我忽然意识到，这条河流承载的从来不只是水，还有历史、记忆和永恒的乡愁。它见过要塞时代的烽火，见过贵族时代的沙龙，见过战争年代的创伤，如今见证着一座小城以文学之名与世界对话的从容——来自世界各地的俄罗斯文学研究者将屠格涅夫、列斯科夫、布宁等人的文字译成不同语言，让奥廖尔的故事在北京的书店、巴黎的课堂、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朗读会中流淌。

下图：奥廖尔的奥尔利克河。列·安德罗诺夫摄(影像中国)



费奥多尔·米哈伊洛维奇·陀思妥耶夫斯基是19世纪俄罗斯最重要的文学家之一。奥地利作家茨威格说：“对我们这一时代的文学和文化能产生深远影响的有两个人，一个是存在主义的鼻祖克尔凯郭尔，另一个就是俄国的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。”

上世纪20年代前后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被译到中国。百年来，他的作品在中国读者中甚众，以小说《罪与罚》为例，目前已有10余个中文译本。4月25日，特展“陀思妥耶夫斯基：人是一个谜”在马镇木心美术馆开幕。展览共展出184件珍贵文物，包括作家亲笔书信手稿、主要作品插图、作家相关画作及雕像、家庭历史照片等，系统呈现作家的生活经历和文学创作。展览将持续到8月23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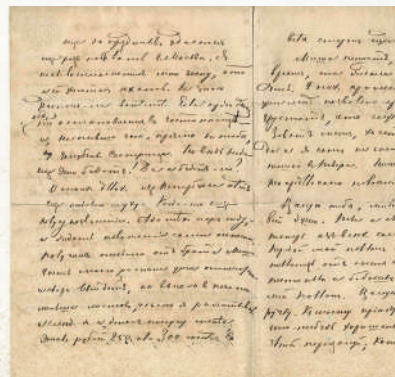
▲《佩戴领巾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近景肖像》(1847年)。这是作家的第一幅肖像。

走近陀思妥耶夫斯基



▲水彩画《修复后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故居纪念馆》(1988年)。作家曾与家人住在一楼医生宿舍，在这里度过童年时期。

▲陀思妥耶夫斯基自用钢笔笔尖，曾在创作小说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时使用。



▲陀思妥耶夫斯基书房旧照，1881年摄于旧鲁萨。19世纪70年代，作家曾在此居住并创作小说《群魔》等作品。

▲陀思妥耶夫斯基致妹妹 V.M. 卡列皮娜的信，写于1859年11月12日。



▲《穷人》月刊，1月号(作者自版)，书丛译译。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《穷人》首个完整中文译本，发表于1930年，鲁迅曾为其作小引。

“慢”游特卡波湖

徐鹏辉

域外见闻

在新西兰南岛中部，由南阿尔卑斯山冰川融水形成的特卡波湖四季分明，景色独特。冰川融水往往携带岩石细粉，当这些因冰川移动与基岩摩擦产生的粉砂级颗粒融入纯净湖水，经阳光照耀，湖面呈现与众不同的奶蓝、粉蓝、碧蓝等颜色，令人目眩神迷。

特卡波湖的美远不止于此。每年春末夏初，一望无际、五颜六色的鲁冰花竞相绽放，与绚丽的湖水、苍翠的林木勾勒出一幅长长的风景画卷。微风徐拂，挺拔修长、密密麻麻呈宝塔状的鲁冰花轻轻摇曳，恰似一串串风铃在大地上奏响夏日之歌。

夜晚的特卡波湖让人沉思。当湖水拍打湖岸的节奏还在抚慰疲倦的心灵，湖面上空已呈现群星璀璨的壮丽景象。这里是全球最大的“国际黑暗天空保护区”之一，湖泊西侧的约翰山天文台提供了观赏星空的专业望远镜，还有观星团导游为游客讲解星座。因晴天率高、光污染少且大气活动稳定，特卡波湖旁的特卡波小镇是南半球观测星空的最佳地点之一，北半球大部分地区不可见的南十字座、大小麦哲伦星云均可在此观测。为维护这来之不易的美景，小镇居

民从1981年起就自发减少灯光照明并科学安装灯具，在公共区域采用钠灯和灯罩的组合，令灯光向下照射，尽量减少光污染，人与星空更加和谐共处。

虽然人口只有数百，特卡波小镇却拥有一座闻名遐迩的好牧羊人教堂。这座“从石头缝里长出来”的教堂由建筑师理查德·哈曼设计，于1935年建成，哥特式的木石结构在当时较为罕见，面积仅二三十平方米，被称为新西兰最小的教堂之一。教堂边矗立着一尊竖耳凝视远方的牧羊犬雕塑，相传是为了称颂先驱者开辟牧场的辛勤劳作。从教堂圣坛向外望去，南阿尔卑斯山巍峨雄壮，山顶皑皑白雪尽收眼底。

特卡波湖仿佛有把时光放慢的魔力。当地居民或端着咖啡坐在湖边冥想发呆，或拿上钓鱼装备静静等待虹鳟鱼“愿者上钩”，或乘小船探动小桨缓缓深入湖心。在特卡波湖，没有急着要做的事，放慢脚步，放空心灵，让灵魂与湖水一起微微荡漾。

或许每个人的生命里都需要一汪特卡波湖——可以是一杯茶，一本书，或是一段慢下来放空心绪的时光。在那里，我们不是匆忙赶路的旅人，我们站在安静的天地间，与湖水一起荡漾，与星辰一起发光。

本版责编：王佳可 庄雅雅 李欣怡 电子信箱：rmbgjfk@peopledaily.cn 版式设计：蔡华伟